

文章编号: 1674-3180 (2021) 05-0021-11

从狂欢到共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家形象修辞*

——一种体育景观观念史的视角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

摘要: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2020 东京奥运会成为现代奥运会 120 年历史上首届因非人类威胁原因而未如期举行, 最后又终于成功举办的体育盛会。在全球“悲情”语境和日本“以悲为美”文化的双重影响下, 2020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放弃以往“酒神狂欢模式”, 转而采用了“物哀共情模式”。从“共情”出发,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立意高远, 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理念, 通过节目设置、音乐舞蹈、人员选择和装置象征等手段, 深度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 展示了日本创新精神, 塑造了一个关注弱者、包容多元、和谐共存、情同与共的现代文明国家形象。由此, 这也成为奥运会景观塑造观念史上的一个新起点: 从“张扬人类意志”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敬畏自然与生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东京奥运会; 国家形象修辞; 景观塑造; 观念史

中图分类号: G135

文献标识码: A

1967 年, 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 工业社会制造的商品已经由有形的物质转向了无形的景观, 即消费工业社会制造的各种幻象图景日益统领着现代人的生活。^[1] 2003 年美国学者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介奇观》中进一步强调了媒介产业对景观社会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 因为文化工业的推动, 媒介景观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原则”^[2]。作为人类最大的体育盛事, 奥运会从其诞生那一刻起, 就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直播和转播打造下, 通过绚丽壮观的开幕式表演、挑战身体极限的体育竞赛和象征性的美术符号设计, 传递着奥林匹克精神, 彰显着举办国的国家形象。

收稿日期: 2021-08-31

作者简介: 甘莅豪,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政治传播、修辞学研究。

*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公共危机责任政府道歉行为的话语修辞研究”(项目编号: 20JHQ096) 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空间社会治理语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0&ZD299) 的阶段性成果。

一、劣作抑或佳作：2020 奥运会开幕式引发的空前舆论撕裂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体育景观，奥林匹克不仅是一项融合体育、文化与教育的运动，也是国际奥委会、主办国、赞助商、单项体育组织、参赛国、各类媒体共同的作品。在奥运会系列活动环节中，比如奥运会申办、运动员训练、开幕式和闭幕式、项目比赛等，开幕式重点承担了人类共同价值重申和举办国形象宣传的功能，其包括贵宾和国家元首入场、文艺表演、运动员入场、奥委会主席讲话和升旗、主办国和奥委会主席致辞、运动员和裁判员宣誓、点燃圣火仪式、文艺和烟火表演七个部分。为了办好奥运会，主办国往往提前多年就和奥委会进行协商，根据奥委会要求，结合本国特点，提出当届奥运会口号，并根据口号价值内容、举办成本和举办国政府意见，准备和排练文艺表演部分，希望届时在满足赞助商的利益基础上，一方面能充分表达奥委会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能帮助自己进行国家形象宣传。可以说，奥运会开幕式不仅凝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崇高的精神理想，而且还和国家权力、商业资本进行着深度合作，不得不接受权力和资本的规约。实际上，每届奥运会开幕式编导们都必须要在“人类整体利益”和“本国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在两种利益的张力与冲突中“戴着脚镣跳舞”。显然，这也导致开幕式编导不仅极具难度，而且特别容易引起争议。

然而和以往奥运会开幕式相比，2020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引发的舆论争议空前撕裂。全球各大媒体依循惯例，高度评价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法新社评价此次开幕式为“简练、朴素、感人”。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评价：“如果说开幕式的任务是体现当下的精神，那么这一次成功了。它有自己独特的美丽，而且简单。它没有试图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规模和实力相媲美：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数千名鼓手以军事精准度拉开了奥运会的帷幕；它也没有试图与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魅力和创意相比：丹尼·博伊尔演绎的英国历史令世界其他地方既困惑又感到好笑。东京奥运会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智利《第三版时报》评价：“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不仅是一场在规模、组织和技术使用方面都不负众望的大型活动，它还设法传递了与当下最紧迫状况息息相关的信息——首先是全世界与新冠病毒的斗争，然后就是对全体病逝者致以敬意，同时也对那些致力于遏制大流行的人表达诚挚的谢意。”^[3]

然而，亦有不少媒体和大量社交媒体网民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比如《纽约时报》认为本次开幕式“场馆空旷，气氛平淡”^[4]，《德国之声》批评本次开幕式传递了“错误的画面，错误的信号”^[5]，新浪微博话题“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迷惑行为”在 24 小时内吸引 7764 万次阅读，引发 4.1 万次讨论，诸多中国网民集体吐槽，表示“此次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阴间味’很浓，更像是‘开幕式’”，甚至纷纷转发这条评论：“艺术可以接地气，但请不要接地府；艺术可以有灵魂，但是不能有鬼魂；艺术可以有灵气，但是不能有灵异；艺术是送给观众，而不是送走观众；艺术来源于灵感，不能来源于灵堂；艺术可以很冷门，但真不能太邪门；艺术可以超越人，但不能超度人；艺术不分国界，但分阴阳。”^[6]

事实上，这些批评的言论看似热闹，实则不仅缺乏对日本文化的深入了解，缺乏对奥运精神的深入认同，更缺乏对全球当下特殊语境的深刻理解。的确，通常奥运会首先会被认为是全球的一场超级派对，开场方式力求热闹华丽以展现全球狂欢，但 2020 东京奥运会无疑是奥运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大疫情，既给全人类提出了空前的挑战，自然也给开幕式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悲情背景中，奥运会开幕式是否还可以采用以往的“狂欢派对模式”？如果不可以，应该运用何种更为合适的风格、理念、模式来塑造体育景观，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悲

剧性事件，实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东京奥运会能成为世界希望的灯塔，东京奥运会的圣火能成为当前世界所处隧道尽头的曙光”？

二、从为民族立言到为全人类代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家责任修辞的立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然给全球秩序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在病毒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唯有同舟共济，方能战而胜之；另一方面，多边主义秩序与单边主义秩序的角力和冲突有增无减，各大国利用疫情，进行政治博弈，合作步履维艰，对全球稳定和人类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在奥运会因新冠肺炎疫情延期一年后，依然选择在2021年7月23日19点重新艰难启航，实则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考量。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体育景观，奥林匹克运动自其诞生起就蕴含着“奥林匹克精神”，即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比赛，而是蕴含和承载了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和希望，其不仅仅通过体育比赛在生理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的身体潜能，在精神上激励个体面对困难，永不言败，而且将自身定位为努力消除人类不同群体的隔阂，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动。可以说，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面临天灾、战争、病毒等威胁，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总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和团结全球人的激情、勇气与希望，催人奋进、自强不息，比如1912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就曾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1948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中恢复举办第14届奥运会，力图鼓励饱尝战争之苦的人类更加热爱和珍惜和平。

在120余年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奥运会曾因人类之间的战争冲突停办三次，东京奥运会是人类第一次因非战争原因而未能如期进行的奥运会，其可能预示着“奥林匹克精神”的一次重要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克服人类自身所造成的危机，还要克服各种非人类的威胁。2020年国际奥委会为了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决定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Faster, Higher, Stronger）”后面，再加入一个词“更团结（Together）”，从而变成“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对此，奥委会主席巴赫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当前，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因此，我在今天发起提议，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我们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我们需要团结。”^[7]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此事关人类存亡的危急时刻，奥运会开幕式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彰显主办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实力，而应该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非人类自身造成的威胁进行宣誓和挑战，从而带给全人类希望和勇气。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不顾为数众多的日本民众的反对，选择知难而进，依然举办奥运会，也正是意识到本次奥运会的重大历史意义——为全人类代言，在国际社会中彰显国家的责任与担当，从而极大提升其国家形象和软实力。而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东京奥组委宣布本届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共同理念为“前进（Moving Forward），也蕴含“疫情中要借助体育之力积极向前”之意，同时还为开幕式提出了“情同与共（United by Emotion）”主题，蕴含着“因为疫情，大家难以共聚，也要借体育彼此共情，共克时艰”，闭幕式主题为“我们共享世界（World We Share）”，蕴含着“不同性格、文化背景的人们共享感动，共创未来”的意思。

在开幕式开场环节安排中，日本编导们在元首入场前，增加了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全球性灾难，人类进行不屈不挠抗争的象征性表演，同时添加了为新冠肺炎疫情死难者默哀仪式。开幕式开场表演以一个人类种子的诞生为起点，再衔接一段该种子在跑步机上不懈奔跑的行为，展现人类历经挫折、迷茫后重新出发的自强不息精神。跑步机表演者既是一位拳击运动员，也是一位长期奋战在新冠

肺炎疫情第一线的护士。在该表演者身后，彼此隔绝、独自表演的舞蹈演员出现在黑暗中的不同地点，随后他们之间彼此被红色线条串联交织起来。这些红线一方面代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人类间的彼此隔绝，及其给人类神经带来的焦虑与紧张，另一方面却又赋予了人类面对威胁，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联系、共识与共情。接着伴随集体对逝去生命的默哀，在一片纯黑色的背景中，日本演员森山未来身着白衣，上演了一段献给亡灵的个人现代舞，其或扭曲一团，或翻滚挣扎，或艰难站起，展现人类救赎与复活的过程。在整个舞蹈过程中，他面无表情，动作介于僵硬和有力、跃动和沉静之间，模糊了生死之间的界限，从而既展示了人类身体运动的力量，又体现了一种人生无常、幽深玄静的情愫，呈现我和物之间的共情，准确表达了奥运会感悟生情、“情同与共（United by Emotion）”的主题。

森山未来的这段舞蹈不追求繁复的装饰和浓艳的色彩，却采用纯净的白色、简洁的肢体语言、刚柔并济的身体线条、单调却妙味无穷的音乐旋律，处处在张力和矛盾中表现人类内心的疑惑、痛苦与坚韧。该舞蹈实际上是日本传统文学“物哀”美学思想和现代“暗黑舞蹈”悲文化的巧妙结合体。

“物哀”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日本经典名著《源氏物语》中，其支配着日本人精神生活的诸多层面，强调面对生命无常所自然流露的情感，或恐惧、或悲伤、或爱怜、或低回婉转、或思恋憧憬，正如川端康成所说：“日本国民性有着显著的特点……他们对残缺的月亮、初绽的蓓蕾以及凋零的花朵更为钟爱，他们认为在残月、蓓蕾以及花朵当中蕴藏着一种能够引发人哀愁和怜惜的情绪，显示的是一种悲情之美。这种悲情之美正是深入日本文化当中的‘物哀美’的精髓。”^[8]虽然“物哀”力图呈现睹物伤情、物我同悲，塑造一种哀婉凄清的美感世界，但也并非表达完全的悲哀，而是对悲哀的消解、超越和深化。“物哀”比悲哀更平静、更坚强，其蕴含禅宗所谓恬淡、空寂的生死观，甚至上升至“直面惨淡人生”的勇猛之力，在追求“死亡”瞬间美的同时，通过“死而复生”“循环往复”求得永恒的寂静。

“舞蹈”于1959年开创，是日本土方巽和大野一雄两位舞蹈家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原子弹爆炸的恐怖后，不禁对人类处境进行反思而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他们认为“舞蹈是拼命站立起来的尸体”，仿拟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白色僵尸，表现“死亡之舞”，利用扭曲的肢体语言展现人生的艰难处境，并抚慰人类心灵深处的不安，通过叩问人性和人生将观众从舞者残破的肢体和僵硬的躯壳中唤醒，体会生命无常、众生皆苦的无奈与挣扎。

森山未来采纳了“暗黑舞蹈”的“扭曲身体”和“白妆风格”因素，表达了“丧之悲”和“心之洁”，又抛弃“男扮女相”“歪曲表情”“蟹形脚”等元素，淡化了“暗黑舞蹈”残忍、暴力、丑陋和疯癫的特征，同时借鉴日本传统的“物哀”审美品位，采用柔软的线条和刚劲的力量，表达了“生命脆弱”和“生生不息”的“哀思之情”，即在超越生死的同时，融入人类无限的情感：伤悲、茫然、疑惑和坚韧，并通过此方式来哀悼逝去的亡灵：痛惜战争、地震和病毒给人类带来的苦难，进而执着于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与追问，以及对生死进行一种“安抚式”诠释，对灵魂进行一次“拷问式”祭礼。

在奥运五环展示环节中，开幕式编导还特意在五环周围布置了一种类似“经幡”的黑白色器物——“缠”。在江户时代，“缠”这种事物和消防有关。日本人的房屋多为木造，一旦一屋着火，将会危及整片地区。于是，日本民众创建了专门的消防队，并挑选集勇气、技术、机敏于一身之人成为“持缠人”。一旦着火，“持缠人”将率先跑到火灾现场，攀爬到大火尚未烧到的屋顶，不停转动手中之“缠”，告诉众人务必同心协力，把火苗截断，否则“持缠人”将会落入火海。可以说，“缠”象征着日本的“勇气”与“责任”，其出现在开幕式上，一方面暗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地球来说犹如城市着火，各国无论强弱，此刻休戚相关，不能放弃希望，而应勇于抗争，不能只顾自身利益、

明哲保身，而应同心协力、守望相助；另一方面也向世人表明，日本不畏艰难举办此次奥运会正是对“持缠人”精神的最好继承，从而巧妙地展示了日本的“勇于担当”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

总之，在疫情袭击人类的这几年来里，全人类面临着死亡、恐惧、指责、压抑和抗争。开幕式呈现的场景如能让人共情，产生敬畏之心，进而反思人类的未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以往奥运会开幕式大多展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而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场没有采用最具日本文化特征的五彩缤纷、漫天飞舞的动漫、游戏和科技，没有通过最先进的电脑图像呈现东京街道和风土人情，展现现实和虚拟相结合，恢弘绚丽的大型舞台景观，而是另辟蹊径，从人性和人类的视角，用“舞蹈”“物哀”和“缠”去呼唤和鼓舞良知、团结和勇气，让人们产生共情，看到这个世界的不美好，进而反思如何改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可以说，这种安排都正好和奥林匹克的理想主义精神深度契合，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类最需要的精神力量，正如2021年7月14日东京奥组委奥运举办统管中村英正就演出的宗旨对媒体这样强调：“疫情下世界的形式变得简洁朴素，开闭幕式的演出也将从灿烂夺目变为能够更直白坦诚地表达理念的内容。”^[9]

三、从对更强的追求到同时对更弱的关注：全球疫情下奥运精神修辞的发展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染速度快、毒性强，几乎使每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都遭受病毒的困扰，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并深刻反映和进一步加重了人类群体之中的不平等和不宽容。整个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需要放弃成见，紧紧团结在一起，需要强调保护弱者、平等包容的精神。在此背景下，日本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巧妙地向世人展示其强大的无微不至的细节设计，在人、物、历史和环境之间浑然天成地深度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

1892年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初衷是消解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健康和活力不足，人际关系冷漠，生存环境恶化等问题，希望通过运动竞赛方式来释放个体的身心自由，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理解，消除自我的孤独感和迷失心态，消除人类之间的争端和战争。《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蕴含着丰富的平等包容思想，其希望通过体育向世人传达“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想，反对武力炫耀、以大欺小，强调个体、民族和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平等相待，以包容开放、和平合作、公平竞争的理念，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为了深度诠释奥林匹克精神，在人员安排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十分强调对女性、残障人士等弱者的尊重和保护。

首先，多次巧妙释放“男女平等”信号。在运动员入场环节，首次允许每个代表团派出2名（1男1女）运动员共同担任旗手，推进国际奥委会倡导的性别平等原则。在宣誓环节，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人数由3人增加到6人，包括3男3女。宣誓内容不仅加入了“共生”“消除歧视”等文字，还特别强调了性别平等原则。而日本国歌演唱者和最后一棒的火炬手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人选，东京奥组委都有意挑选女性担当。开幕式还非常重视和闭幕式形成呼应。为了显示对女性前后相继、一以贯之的尊重，在奥运会闭幕式首次为男女两项马拉松获奖运动员颁奖环节，特地安排女性马拉松获奖者先出场，同时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她们颁奖，而安排男性马拉松获奖者后出场，并让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弗兰茨为他们颁奖。此外，由于奥运会开闭幕式总策划佐佐木宏提议

以包含“pig(猪)”的单词“Olympig(奥运猪)”来谐音“Olympic(奥运会)”,并让身材肥胖的日本搞笑女艺人渡边直美扮演猪,被公众认为对女性极具侮辱性。为了维护“倡导男女平等”的主旨,东京奥组委亦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其辞职申请。

其次,重要场合特意安排残障人士积极参与。和以往奥运会开幕式不同,在日本国旗入场和升旗仪式中,护旗员除了安排四位奥运会冠军以外,还特意选择了一位失明小鼓手和一位消防救生人员。在火炬传递环节,多次将侏儒等残障人士选为火炬手,在进入奥运会主馆的火炬传递中,开幕式编导还特地将第一棒火炬交给81岁腿脚不灵活的华裔棒球运动员王贞治,同时将第四棒交给了残奥选手普田和歌子。此外,2021年7月19日东京奥委会还在开幕式前夕辞退了开幕式作曲负责人小山田圭吾,同时弃用其创作的开幕式音乐,原因是其被挖出20世纪90年代接受杂志采访时,自曝在学生时代“霸凌过残障同学”。

再次,注重尊重和保护穷人、难民、儿童和老年人等社会中其他类型弱者的权利和权益。在奥林匹克桂冠颁奖环节,组委会将桂冠颁给了孟加拉“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穆德·尤努斯。尤努斯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同时他还提倡通过体育解决社会问题,帮助运动员退役后自己创业,倡导运动员从三个方面推动社会进步:推动零碳排放,消除贫困,实现零失业。在百年奥运回顾环节,开幕式通过百岁女性体操运动员阿格尼斯·凯莱(Agnes Keleti)的视野,见证了奥运会团结全世界的光芒,同时在列举百年奥运的著名运动员时,特地挑选了对抗种族隔离制度、击败纳粹雅利安人种论的奥运田径黑人运动员欧文斯,挑选了因贫穷无法买鞋,光脚跑完马拉松获得冠军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员贝基拉,挑选了东京奥运会中年仅13岁的轮滑运动员布朗。东京奥组委还秉承国际奥组委旨意,无时无刻不表达对难民的关心和爱护,鼓励那些无法代表自己国家或地区参加奥运会的高水平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奥运会,并让难民代表队紧接于奥运会发源国希腊之后入场,同时还特意安排难民运动员成为奥运五环旗护旗手之一,告诉国际社会,奥运会不仅是国家间的体育竞赛场所,更应是人类个体的庇护所,难民群体无国却有家,他们也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从而让全世界了解难民危机的严重性,向全球所有难民传递了希望。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非常重视运用“细节设计”“精心安排”等策略,展现奥运会“多样性与和谐”的主题和“包容团结”的理念。开幕式最先出现在跑步机上的表演者就是一名女性混血儿,其母亲是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人,父亲是日本人。在日本国家队入场仪式中,特地挑选日非混血儿NBA运动员八村塁担任旗手。奥运五环旗入场环节中,在挑选五大洲运动员护旗手时,特地打破世人的刻板印象,挑选白色人种运动员代表非洲,挑选黑色人种运动员代表欧洲。在最后的点火仪式中,同样刻意选择了日美混血网球运动员大坂直美作为火炬手。开幕式还通过不同肤色、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歌手深情歌唱的高清面部特写,奏响了英国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和日裔妻子小野洋子的名曲《想象》,歌词内容是提倡用音乐呼唤爱与和平,呼唤听众去想象一个没有宗教派别、地域差异和民族界限造成战火与隔阂的世界,从而进一步表达了打破隔阂、包容共存、远离战争、和谐团结生活在一起的理念。开幕式还安排了奥运会会徽展示环节。表演者们变幻组合着数量众多的长方形盒子。这些长方形盒子类似日本江户时代颇为流行的西洋跳棋黑白棋盘格,但又故意制作得不规整,长短厚薄颜色皆不相同。在表演过程中,这些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盒子被不同年龄、种族、肤色和性别的表演者完美和谐地组成了一个会徽圆环,从而表达人类群体虽然存在不同的习惯、文化和思维方式,但是依旧可以和谐共存的寓意。同时,日本还第一次将无人机编队表演引入奥运会开幕式,通过程序设计,让1824架无人机变幻组成东京奥运会的会徽,与场内的会徽遥相呼应,并逐渐旋转变换,形成一个

蓝色的地球。这些表演融合了“方”与“圆”，沟通了“东方”与“西方”，连接了“传统”和“科技”，体现了多样性融合的意思，也表达了东京奥运会要成为一个链接全世界的多元化平台。此外，为了坚持“多样性与和谐”的主旨，因开闭幕式总导演小林贤太郎20多年前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有不敬话语，东京奥组委甚至在临近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也不惜将其辞退。

总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顺应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积极传递出平等包容、尊重他者、多元共存、美美与共等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不仅直接来源于奥林匹克精神，而且在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威胁的背景下告诉世人，人类不仅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在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平、包容、团结、共享等价值理念的宣扬与传递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期望。而日本通过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巧妙地向世界宣誓自己“不仅重视强者，而且更加尊重弱者”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追求，塑造了尊重人类共同价值，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勇于引领人类走出困境的国家形象。

四、本土和外来的融合：克服思维定势文化形象修辞的标新

20世纪中期，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叙述日本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时，曾用日本皇室家徽的“菊”与象征武士身份的“刀”这一对矛盾意象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解释。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菊”与“刀”反映了日本人处事方式中的矛盾特点：好战而祥和，呆板而好变，保守而创新，驯服而倔强，顺从而无畏等。^[1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也深刻体现了这种特点，它没有一味追求模仿、学习、借鉴和袭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形式，或者简单延续自己传统的文化习惯，而是在音乐、舞蹈艺术表现方面大胆进行了各种革新，不断颠覆世人的想象，甚至不惜违反大家早已熟悉的审美习惯，让世人在不舒适中进行反思和接受，从而在看似突兀的设计中，让大家强烈感觉到一个既恪守传统又追求创新的日本，一个勇于同时融合东西方文明，努力为自己在世界文明地图中开创出独特空间的日本。

日本在申请主办东京奥运会时，希望借此从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漏阴霾中重新振兴，却没想到举办之时又遇持续多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就造成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成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无观众”的开幕式。在这种静穆的氛围下，开幕式开场史无前例地采用了“祈愿镇魂”主题，告慰大地震、新冠肺炎疫情和为奥运会做过贡献的亡灵。为此，日本对舞台设计进行了别具匠心的设计，在体育馆主舞台放置了一个圆形球体和白色台基，分别象征着太阳和富士山，表达“太阳照耀富士山”的含义。不过白色台基并没有完全采用“富士山”的形状，而是巧妙地使用了日本建筑中的八角圆堂样式。这种八角圆堂往往出现在寺庙中，在日本具有“祈愿镇魂”的寓意。在歌舞伎表演舞台正中央，编导组还突显了一株碧绿的松树。这种松树在歌舞伎表演中亦蕴含“神与我同在”之意。此外，日本编导在奥运会开幕式这种大型景观中竟然敢于突破常规，采纳“舞蹈”这种极为小众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对“亡灵”的哀思，也表现了日本民族的“反叛”与“革新”精神。“舞蹈”这种舞蹈艺术形式正是日本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进行否定和反思的产物。创始人土方巽不仅不满日本传统舞蹈程序化的固定动作组合，而且强烈质疑不加批判地接受以芭蕾舞为主的西方经典舞蹈美学品位的合理性。他根据日本人肢体短小的身体形态，对舞蹈肢体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大胆变革，在“反叛”中找到了适合日本人身体形态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说，东京奥运会一开场，日本大和民族大胆与反叛的精神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奥运五环展示环节中，日本还大胆而巧妙地将江户时代木匠劳作的敲击声与西方踢踏舞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东西方的融合，古今间的贯通。踢踏舞的本质在声音的节奏，它和人类原始舞蹈有非常

深厚的根源，虽源自非洲，却又融合了英国以及爱尔兰式的塞尔特舞，在美洲兴盛，并逐渐走向全球。而踢踏舞也特别强调“学习传统舞步，同时融入自己舞步”。日本在开幕式中并没有选择传统的节奏乐器，而是大胆启用日本著名踢踏舞者雄谷合德，让其伴随着江户时代木工劳作的打击声进行节奏表演，进一步用“节奏”这种原始声音语言表明了不同艺术融合无限可能的启示，揭示了人类生产劳动和音乐娱乐之间的共通性，也暗示非洲、欧洲、美洲、亚洲等不同人群完全能平等沟通和充分理解。此外，奥运五环展示是奥运开幕式的固定环节，也是各届主办国之间互文展示创意之处，比如北京奥运会配合“科技奥运”主题的“梦幻五环”，伦敦奥运会配合工业革命时代的“钢铸五环”，里约奥运会配合亚马孙森林的“绿植五环”。2020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则巧妙地利用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各国运动员播撒种子长成的大树打造成“木制五环”。这些种子由于来自全世界，又在日本长大，进一步展示了“有容乃大”的理念，巧妙地向世人传达了日本文化不仅敢于吸收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类文明成果，而且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勇于进行文化创新的自信心理。

奥运会体育项目图标是日本对奥运会做出的最大的创新性贡献之一。在开幕式上，日本重点介绍了奥运体育项目图标的形成过程。在 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一改以往用实物形象或者文字符号表达体育项目的习惯，大胆采用简单的图形、线条和留白等手段，抓住每个项目的特点和神韵，勾勒出奥运会比赛项目剪影，创造了奥运会体育项目图标，从而在全球性体育活动中排除了语言障碍，非常清晰明了，便于各类人群理解体育赛事。这些图标最后还得到国际奥委会官方认可，并被以后历届奥运会沿用至今。基于此，2020 东京奥组委再接再厉，发挥日本民族继承与创新的精神，继续发布了 73 个奥运会及残奥会比赛项目的动态图标，从而提升了全球观众在视频转播中的观赛体验。这组动态图标巧妙地出现、停止和消失三个方面赋予原始静态图标以鲜活感，不仅有效彰显了体育赛事的艺术感，而且显露出日本设计在全球范围内的顶级水平。在开幕式上，东京奥组委又进一步借鉴日本经典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用身体展示这些动态化的图标，极富创意和喜感，从而将开幕式由最初的庄严肃穆逐步推向幽默热闹，向世人展现了日本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品位。

在开幕式的压轴戏中，日本甚至出乎意料地将风马牛不相及的日本传统歌舞伎表演和当代钢琴爵士乐同时置于舞台之上。歌舞伎表演始于日本江户时代。本次开幕式上，编导组选择让歌舞伎世家市川团十郎第十三代传人市川海老藏表演了传统节目《暂》。《暂》是歌舞伎十八番之一，讲述了主人公镰仓权五郎景政，一位骁勇绝伦的武士，用超人力量从军阀手中救出无辜者的故事。整个节目歌颂了日本武士道文化所赞赏的“廉耻、勇武、坚忍”等核心思想。而爵士乐的表演者是世界顶级爵士钢琴家上原广美，其七岁受到雅马哈（YAMAHA）音乐学校的全力栽培，在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不仅跳级毕业，而且被钢琴大师奇克·科瑞亚（Chick Corea）、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艾哈迈德·贾马尔（Ahmad Jamal）同时称赞为“百年难得一见”的演奏天才。由于自己的胳膊和手指不够长，上原广美并不重视程序性弹奏技巧，而是特别在乎内心情感的表达，因此往往大胆地用整个身体去弹奏钢琴，将全身的潜能完全激发出来，从而在爵士乐界开创了自己的弹奏风格。在开幕式演出 3 分多钟的时间段里，上原广美脸部表情变幻不定，几乎没有停歇地用 16 分音符和 32 分音符，甚至更快的音符来加强音乐的旋律质感，有时甚至用手握拳头来锤键盘，并在快速、密度极大的弹奏下，依然保持绝佳的力度、节奏和变化，融合了古典音乐、Funk、摇滚乐等多种音乐元素，将“速度”和“勇猛”完美地整合在一起，同时和歌舞伎表演的太鼓节奏彼此呼应，巧妙诠释了镰仓权五郎景政救人之时内心激烈的冲突与冲动，在激情与勇气之间重新诠释了《暂》所表达的“大无畏”日本武士道精神。显然，编导组选中上原广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钢琴演奏风格不仅普通公众难以接受，在专业音乐界也备受争议，从而体现了这届奥运会“多元化”“包容”的主题。上原广美一反西方

钢琴演奏传统设定的表情模式和手法形式，勇于实践自己的“感情是音乐的内核”“忠于自我”的核心概念，又符合了开幕式的“情同与共”主题。同时，这种大开大合开拓性的勇气还和《哲》所表达的“反抗权威”“坚忍”的精神恰恰和谐共鸣。可以说，开幕式将市川海老藏和上原广美结合的设计非常巧妙，不仅传达出人类“大疫之年，傩舞驱之”的原始愿望，更展示了日本人对东西方艺术的追赶与超越。

总之，所有创新都必须依赖社会对它们的包容。一个没有包容精神的社会，是一个毫无动力的社会，对全人类也无法做出独特、创新的有益贡献。日本开幕式这种“敢为天下先”艺术创新精神的展示，恰恰有效地真正暗合了“多样化、包容共情、和谐共存”的奥运会主题。

五、从狂欢到共情：奥运体育景观观念史的重大转折

作为全球范围的体育景观，奥运会一方面依靠各国积极参与，传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共存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必须依靠国家实体才能顺利举办，因此无法摆脱各国将其作为自身“展示国家软实力和开展公共外交的舞台”^[11]，比如1936年柏林奥运会就曾被希特勒视为展示雅利安人种优越理论和向全世界释放和平烟幕弹的平台。作为奥运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奥运会开幕式编导在设计 and 安排节目时，必须时刻在全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共识，进行权衡。一方面，他们需满足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积极传达《奥林匹克宪章》中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价值目标，即通过没有任何歧视的体育活动，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贡献，比如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强调了体育事业的教育功能，配合“激励一代人”口号，让大量儿童担任演员，选择青少年当最后点燃圣火的火炬手。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顺应本国政府的要求，有效传达本国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比如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表演节目都从历史发展角度描述和讨论本民族文化、科技成就，及其对人类的贡献，北京奥运会则通过宏大震撼的艺术表演展示了大国崛起的形象。

事实上，在大众传媒技术的助力之下，以往的奥运会开幕式景观通常采用古希腊精神中的酒神狂欢形式来表达奥林匹克精神，希望通过对群体性体育竞赛的渲染，让人类感受节日幻象与挑战身体潜能中的梦幻与激情，体验人类日常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情绪释放和肉体升华。这种狂欢消解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之间的等级性和冲突性，在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中实现与众生与万物的和解，甚至融为一体，即“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12]6}。可以说，在奥运狂欢的状态中，“上帝已死”，人类作为摆脱一切束缚的生命，他的意志得到了最完全的体现，正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指出，“依靠电子技术，我们似乎正在不仅同天使，而且同上帝变得平等起来”^[13]，亦如尼采所描绘的：“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12]6}

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奥运会景观的生成“语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突然发现即使面对病毒这种极微小的敌人，自己最引以为豪的科学技术竟然也会瞬间失去效力，只能通过最原始隔离的办法来应对，从而不由得产生群体性无力感，并对人类的自大自傲心理重新审视，进而不得不重新拾起对上帝和自然的敬畏之心，也不得不抛弃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转向更为包容的后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由此，2020东京奥运会不得不抛弃“酒神狂欢模式”，改用“物哀共情模式”，通过祈愿、感伤与共情，在人类心灵、自然物灵和神灵之间搭建沟通桥梁，重新建立万事万物秩序，从而在敬畏、谦卑和包容之中帮助人类群体升华，重新凝聚成一种新型的生命和命运共同体。

日本是地处地震带的太平洋岛国，那里有美丽的温泉、大海、瀑布和樱花，也有恐怖的火山、地震、海啸和台风。在这种地理环境中，日本人拥有美好与温馨，却又时常顷刻之间面临灾难性的毁灭。这种生存环境促使日本大和民族并没有产生其他民族的“喜感文化”，而是发展出“以悲为美”的“悲感文化”。他们提出了“物哀”思想，感叹美好事物和世间生命就如绽放的樱花，虽然绚烂多彩，却总是稍纵即逝，终不长久；体会人类虽是万物之灵，可在大自然频繁而巨大的灾难面前却又微不足道。不过，日本“物哀”悲剧意识并不沉沦，其虽然肯定生命和美丽的短暂易逝，却没有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那种无论如何抗争都无济于事的“宿命论”，相反它暗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勇气，倡导在面对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重压和几乎无法抗拒的死亡命运中，依然努力生存，携手共进，彼此包容，情同与共，共同领悟痛惜生命的悲愤之情，激发人类“生”的欲望和生活的动力，寻回生命的激情与意义，寻找对命运进行抗争的解脱之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地球逐渐成为地球村，人类社会不仅成了信息共同体、商业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更是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人类在创造和享受美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同时，却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风险：任何一个地方的微小疏忽和潜藏敌人，都可能迅速地破坏和摧毁人类现有的生命和生活。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孤独的星球，地球越来越面临和日本国相同的“悲剧”情景：越美好就越脆弱。由此，“悲感文化”就不应仅仅局限于日本大和民族，而是应该上升到全人类层面，被各国人民了解、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东京奥运会一直面临停办的风险。在新冠肺炎病毒依旧肆虐的2021年，举办一场全世界各地区人员聚集的超大型体育运动会并不安全，大量日本国民也有抵触举办奥运会的心理和行为。设想，如果日本政府面对病毒威胁和民众压力选择停办东京奥运会，除了面对高达上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外，更违背了奥运会“不畏艰难，自强不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从而不仅损害了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失去了一个将日本独特的“悲”文化推向全球的机会，更失去了一个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带来的机遇，将奥林匹克精神进行升华，提升全人类整体文明水平的机会。

所幸，日本政府并没有选择停办，而是在面临承担巨大违约风险和损失的情况下，勇于承担责任，率先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延期申请”，并提议在2021年依然使用“2020东京奥运会”名称，从而一方面减少各种前期投入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奥运会四年一期的延续性，暗示世人巴黎奥运会将在2024年正常举行，从而显示了人类面临灾难时“永不言败、更加团结”的不屈意志。由此，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的悲情氛围，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虽没有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气势磅礴，没有2012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英式幽默，也没有2016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激情四射，却是最具包容性、最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届奥运会开幕式，它大胆地将东方与西方、悲情与喜庆、残缺与完美、古典与前卫等矛盾因素集于一身，鼓励全人类保持谦虚与包容、彼此放弃成见，提倡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鼓励全人类在具有“更高更快更强”自强不息精神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团结一起，重在参与”的和谐精神，从而最终达到“越团结，越强大”的结果。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还重新诠释了“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犹如一颗种子，脆弱又坚韧，需要各国超越地域种族、历史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不同，携手共同呵护。

如果说1964东京奥运会重点向世人展示了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的经济复苏和振兴，那么2020东京奥运会则刻意回避高调展示本国经济、科技上的物质成就，比如享誉世界的动漫、游戏产业和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技术等，而是全方位从细节入手展示了本国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创新，一方面积极宣传“多元化、包容共情、尊重弱者、男女平等、团结互助”等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又积极展示日本

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大胆创新，向世界展示了日本民族“勇于担当”“有容乃大”的精神和气质。显然，日本通过将1964东京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互文表达，展示了其从一个单纯的经济、科技强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在细节之中塑造了一个尊重弱者，充满文化自信，具有强大创新力和包容精神的现代化文明国家形象。

总之，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体育景观不仅形塑于日本的文化观念，更是日本政府通过观念更新对奥运会体育文化的一次推进。有学者指出：“文化就是由一个共同体基于历史、面向未来、协同开展的，由器物、制度、观念体系所体现的，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无论是‘依据文化加以治理’，抑或是‘对文化加以治理’，其核心都是对观念文化的‘扬弃’过程。人类每一次重大危机，往往都意味着一系列观念的助推；而每一次对危机的克服，又往往意味着新的观念的生长。”^[14]从这个视角看，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绝对不是所谓的“开幕式”，而是成功预示人类在后疫情时代涅槃重生的佳作。

参考文献：

- [1]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 [M]. 王昭凤,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
- [2] Kellner, Douglas. Media Sptacle [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1.
- [3] 佚名. 外媒热议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令世界百感交集 [EB/OL]. (2021-07-24) [2021-08-08].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7/26/c_1211258703.htm.
- [4] Motoko Rich. 场馆空旷、气氛平淡: 东京奥运会在疫情阴影中开幕 [EB/OL]. (2021-07-24) [2021-08-08].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10724/tokyo-olympics-opening-ceremony/>.
- [5] 佚名. 奥运开幕式——错误的画面 错误的讯号 [EB/OL]. (2021-07-24) [2021-08-08]. <https://www.dw.com/zh/%E8%AF%84%E8%A%E5%A5%A5%E8%BF%90%E5%BC%80%E5%B9%95%E5%BC%8F%E9%94%99%E8%AF%AF%E7%9A%84%E7%94%BB%E9%9D%A2-%E9%94%99%E8%AF%AF%E7%9A%84%E8%AE%AF%E5%8F%B7/a-58623169> 足坛体坛 | DW | 24.07.2021.
- [6] 佚名. 东京奥运开幕 引中国网民疯狂 [EB/OL]. (2021-07-24) [2021-08-08]. <https://www.dw.com/zh/%E4%B8%9C%E4%BA%AC%E5%A5%A5%E8%BF%90%E5%BC%80%E5%B9%95-%E5%BC%95%E4%B8%AD%E5%9B%BD%E7%BD%91%E6%B0%91%E7%96%AF%E7%8B%82%E5%90%90%E6%A7%BD/a-58623449>.
- [7] 徐仕佳.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EB/OL]. (2021-07-23) [2021-08-08]. https://www.sohu.com/a/479124232_400344.
- [8]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谈创作 [M]. 叶渭渠,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49.
- [9] 日媒: 疫情下办奥运褒贬不一 东京奥运或风格罕见 [EB/OL]. (2021-07-17) [2021-08-08]. https://www.sohu.com/a/477975760_123753.
- [10]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M]. 吕万和,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13.
- [11] 骆正林.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景观制造与价值传播 [J]. 体育与科学, 2016 (6).
- [12] 尼采. 悲剧的诞生 [M]. 周国平,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 [13] 沃尔夫冈·韦尔施. 重构美学 [M]. 陆扬, 张岩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235.
- [14] 胡范铸, 张虹倩, 周萍. 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 [J]. 文化艺术研究, 2021 (1).

(责任编辑: 相晓燕)

From Carnival to Empathy: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Image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during the Pan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Ideas of Sports Landscape

GAN Liha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National Discourse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is the first Olympics in the 120 years of modern Olympic history that was postponed for a year due to non-human threats. In a global grieving context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aesthetics of patho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gave up the usual style of Dionysian carnival and chose pathos and empathy instead. Starting from "empathy", it had a fine philosophy and illustrated the Olympic spirit by programs, music, dance, the choice of performers, and symbolism and constructed a national image of a modern country that cares for the weak and is pluralist, harmonious, and empathetic. It marked a new start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landscape shaping: from anthropocentrism that purposes the human will to non-anthropocentrism that respects nature and life.

Keywords: COVID-19; Tokyo 2020 Olympics; national image rhetoric; landscape shaping; history of ideas

From Craft to Art: New Paradigm of Protecting Handicraft as N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ZHOU Jiwu, WU Weiyi

(Schoo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Folk handicraft is a representative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le integr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discour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ndicrafts shall focus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wisdom and breakthrough the Western binary opposition of "refined and raw" or "art and culture". To make problem-orient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one should disperse the ambiguity in and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oncept of "non-intangible handicraft",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ame and the reality" and "the craft and the art", remodel the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shift the paradigm of n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from "craft" to "art".

Keywords: handicraft; n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raft; art